



以两个谈酒的老同志为中介，外面站了一圈，都不吭声，听他们接着谈文学。鲁局长看到了《群芳谱》的手稿，第一页没翻完就开始说好。花街真是藏龙卧虎啊，年轻的有初平阳这样的才子，老同志里，竟然也出了位大作家，到底是底蕴深厚的宝地。这《群芳谱》里有咱们的翠宝宝吗？

“我只写有的人，没有的人我不写。”易培卿说，“我不能给历史造假。”

鲁局长说：“我很佩服老哥实事求是的精神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翠宝宝可能无法证实，但也无法证伪吧？历史是人民创造的，民间传说中的翠宝宝活灵活现，那就说明不会是空穴来风。在这一点上，我是充分尊重和相信人民的。”

“我不是人民？为什么不相信我？为什么不尊重我作为人民不愿搬家的权利？”

“今天我来，就是跟老哥交交心，谈谈这个问题。”鲁局长说，对

下属们挥挥手，“你们不必陪着你们老哥俩聊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”

大家散了。齐苏红对初平阳说，她先陪房主任和顾科长他们看看纪念馆的进度，一会儿过来说话。初平阳送他们出门楼，他妈拉住他衣角，这女的真是你朋友？当然，吕冬老婆。吕冬你忘了？我朋友和同事，很多年前就认识的。初医生老婆想起来了，哦，和舒袖一个院子的。既然是朋友，那还是说一声好。“一会儿她过来，问问她是不是最近不舒服。”初医生老婆说，“气色不对。”

初平阳没看出齐苏红哪地方气色出了问题。多年前他第一次见到她时，她就这样，永远一副女强人的架势，精力无比充沛，工作狂，能把生活中的每一根草都摆放到它应该在的地方。当年很多师大的男同事都羡慕吕冬，人家找老婆只能找一个，你找了仨，一个老婆，外加一个妈和一个生活秘书，吕冬你真是赚大发了。那时候，齐苏红比现在年轻和瘦一点，但现在显然更干练，眉眼间的风光那么一流转，你就知道她对这世界了然于胸。下巴上的那颗痣没变，还在伟人那颗肉瘤相反的位置上，这也是朋友们说她有经纬之才的原因之一，有领袖相。据说她祖辈世居湖南，到祖父一辈因为战乱，背井离乡走水路来到淮海，从此扎下根来。初平阳越发觉得齐苏红非同寻常。

心还在继续交。从门楼底下看过去，易培卿和鲁局长都心平气和，偶尔还有笑声。鲁局长给易培卿点烟，两个脑袋往一块凑，如同一对失散多年的好兄弟。初平阳坐在石墩子上，听两个母亲相互夸对方的孩子。

花街这条青石板路走了几百年，石头被磨得油亮，他想象无

数透明的脚印叠加在这条路上，究竟有多少双脚、多少双鞋呢。在脚步踩不到的边边角角，苔藓在生长。叮叮当当的声音还在，在这声音里，飘浮着五月初的槐花的甜香味。出门的多年里，他也有乡愁，也常想起花街的人和事，但转个身也就过去了；只有在文字、图像中看见运河、青苔和石板路的时候，一个结结实实的花街才会占据整个大脑，有时候像一根闷棍把自己打晕，这时候他才不得不承认，自己和花街的确是有扯不断的关系的。他低下头，在石头上看见了自己的影子。母亲们第一千零一次重复他们对孩子的夸赞。在他的印象里，随便两个母亲在一起，最重要的话题就是说孩子，表扬和相互表扬。易长安的母亲说，看平阳多文静，我要有个闺女，死活也得让平阳娶了；要被别人招了女婿，那我得多心疼啊。初平阳在心里笑，没见过这么别致地夸人的。

齐苏红他们看过了纪念馆，又绕着斜教堂转了几圈，四个人走过来。初平阳给齐苏红介绍，这是我妈。齐苏红上前挽住初医生老婆的左胳膊，说阿姨好，来花街很多次了，每次来都想去看看您和初叔叔，又怕冒昧，就拖了下来，真是该死。初医生老婆拍着齐苏红的手说，这样见着了也挺好。她对初平阳使了个眼色。初平阳说：“苏红，工作很忙吧？我妈刚刚还说，你得注意休息，别太累着。”

“阿姨您看出来？”齐苏红又把初医生老婆的胳膊抱了抱，“最近我是有点儿不舒服呢。”

“说说。”

“阿姨，我总做噩梦。三天两头，梦也大同小异。老梦见从右手手心开始，”她抽回胳膊，把右手手掌心摊开，左手比画着，“出现一条黑线，然后往胳膊和身上

绕，就这么绕，一直绕回到左手手心为止。开始我觉得那只是一条黑线，后来我在梦里仔细看，那黑线竟是由从皮肤里渗出来的黑芝麻一样大小的东西排列成的。看着都瘆得慌。我婆婆说，可能是体内的寒气淤积所致，也不知道真假。正打算方便的时候请初叔叔给号个脉，诊断一下呢。”

初医生老婆把她拉到一边，说：“到海棠树底下，我给你试试。”她们俩斜穿过院子到了东南角。初平阳看见母亲的手掌平摊在齐苏红的后背上（其实没有碰到她）的身体，中间隔了两到三厘米，沿顺时针方向一点点转圈，圈子越转越大，直到把整个后背都覆盖一遍，然后她从齐苏红的两个大臂往小臂和手上渐次驱赶。前后大概八分钟。初平阳听见母亲在叫自己。他走过去。母亲先拿起齐苏红的左手，让她五指张开。母亲说：“打火机。”

初平阳递上去。

此刻母亲一脸的汗。她把左手压在齐苏红左手的上方，右手对着齐苏红的大拇指摁打火机。初平阳当时就呆了，齐苏红的大拇指里冲出一道幽蓝的火苗，五秒钟左右火势减弱，直到消失。接着是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和小指。每一根指尖都喷出一道蓝火苗。然后是右手，相同的程序和做法。齐苏红显然也吓呆了，她只在武侠小说里读到过，大理国的国王高僧修炼出一种武功叫一指指，就是这样从指尖发出剑气一般的功力来；她还读过高手解酒解毒，通过丰厚的内力将酒或者毒从指尖逼出来；除此之外，她就只知道指甲能从那地方往外生长、手指头破了或者被削掉了指尖会喷出血了。现在她亲眼看见自己的指尖喷出蓝色的小火苗，像氧气焊，相当诡异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去老万玉家

○张炜（连载 89）

像吴院公，哪怕是剩下了一条腿，也要做天下最好的骑手！公子，你该像他一样啊！”

大公低呼，拧动。他觉得她扣紧战马的双腿伸出了马刺，正在频频戳击，让他愤怒和疼痛。千钧一发之时，他发出了凄长的一喊，奋力一挣，一脚踢到了她的两腿中间。大公“哎呦”一声，双手捂在那儿，疼得坐起，射来的目光冷峻而陌生。

舒莞屏害怕自己的目光玷污圣洁的大公。他忍住从未有过的伤痛和悲凉、空虚和绝望。他用铮铮誓言代替了自谴，尽管一时不能发声。他看着大公因疼痛而不得不将双手拢在下体，双眉紧蹙。“大公原谅吧！我全部生疏，且一无所知！还有，我毕竟练过武功！”大公咬住牙关，等待阵痛过去。她的手再次抚向他的肩头，将他轻轻拢在胸前。他发现，这时无法抵御的呛人气息已经散去。“大公，已经很晚了，我该回去了。”他的鼻子有些塞。他从她松松的手中脱离。

“公子，你今夜不能留下吗？你想好了吗？”

舒莞屏点头。“尊敬的大公，我会做您最好的兵士，听从您，跟随您！”

大公缓慢地整好衣衫，把揉皱的床巾整理平整。他做得十分

仔细。她背向他时，他看到了纤细的腰身、下体宛若苞朵的弧形曲线。“吴院公深爱的人，他一点都没有错。他失去了她，因为没有时间了。真可惜。”他在心里说。

迈出卧室，穿过短廊，进入书房。好亮的烛光。宽大的屋子一片沉寂。

他走得很慢，从一端到另一端。他站在门前回视，像要记住今夜，记住这里每一件物品的位置。就在这儿，突然窗外传来了“哗哗”大声：铺天盖地的呼号，一场期待已久的倾泻开始了。啊，真正的暴雨，在黎明前发生了。

六

大雨下了一天一夜，未曾停歇。这场大雨与前一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整个世界被大水浇泼后的那种清新凉爽，与恐惧的奔泻、各种野物的呼号一起到来。与上次的水道满溢、河流冲决相比，这一次更甚。海猪和大型动物不知从上游还是下游而来，它们的巨大蹄印把人们吓住了，不是牛和马，不是熊和豹，而是奇形怪状，连猎人都辨识不得。那些深夜遭到屠杀的更小的动物，殷红的血迹涂在河岸和草地上，在水中拉成长长的朱砂线。地上有残破的大鸟翅膀和动物毛皮，有一堆堆淤泥和折断的大树枝

丫。“这是刀光之灾的先兆啊！”辅成院的老者用一种草茎摆在案上，日夜推算，对五位“通嘴子”瞪着大眼。他们知道老人正在演“易”，推算一至十年的凶吉大事。

“大劫四十场，好比洪荒初现，血肉沃出的天地。卦辞和爻辞占筮都在。天哪，我这双手想不抖都不行，我得赶在一个合适的日子圆寂，行前把这些说与后生。前些天北部海战、更早些‘五微子’出事，我都推演过的。”老者对几位“通嘴子”说了一番，回自己窄小的居室打坐去了。三位“通嘴子”看望总教习，说了老者预言。他们发现舒莞屏面色不佳、目光呆滞，以为是被卦象和推演吓住了。舒莞屏摇头：“我在大雨之夜着凉了。”

他问到提调，三位答：提调大人正准备即将到来的庆典。“什么庆典？”“大人不知？是炮战胜利，浪荡岛勇士归来。庆典要在训场举行，大公和冷大人都要来的。”舒莞屏觉得好生怪异：压根就没有什么炮战，不过是隔空打了几日而已，并无伤亡。他说出这个疑惑，一位年轻人马上说：“府上大人说不战而屈人之兵，正是大胜！因为府上大人和将军们运筹帷幄，加固炮台和岛上防务，强敌毫无可乘之机，也就落荒而逃，这不是空前大捷吗？”舒莞屏无言以对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

○陈彦（连载 43）

“画饼充饥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南归雁被他这句毫不客气的话顶蒙了。

他重复了一遍：“画饼充饥！全国人民都是这样想的，都想把自己那个地方搞成名镇、名县、名市，甚至神话。可实际上，都只是自娱自乐，教训遍地。”

南归雁把他美美瞪了一眼：“安北斗，亏你还是我的同学，我想干点事，你就这态度？听听专家的论证嘛！以为我是突发奇想？那你说北斗镇怎么干？要矿产没矿产，要资源没资源，还能干啥？就这样坐吃干等共产主义？”

正因为是同学，安北斗才敢这样跟他讲话：“瞎折腾比坐吃干等更可怕！”

气得南归雁把手一挥：“去去去，干你的事去。我现在就要一个好的发展环境。让何首魁无论如何都得把温如风摁住。再跑，我们都得去北京领人，那就瞪大眼睛等着北斗镇坐溜溜车朝谷底滑去吧！已经是倒数第二了，再倒一位，按县上要求，不是一人下的问题，而是连你们在内，工资、补贴、奖金、升迁统统完蛋！”说完，他镇定了一下情绪，又喜笑颜开地进宴会场了。

气得安北斗狠狠砸了一下门框。只听打托盘上肘子的人喊：

“闹着，油——来——了——！”

“吃屎呢吃！”他狠狠啾啾了一句。

25 春雷

安北斗从镇政府出来，端直就去了派出所。虽然他也不想看何首魁的脸，但形势紧迫，不去不行。

派出所与镇政府隔着一条浅河沟，位置明显比镇政府高些，有种居高临下的感觉。他一爬上半坡，就听叫驴在喊：“我给你几个哈屎说，不老实交代，老子就把你几个腿卸了！”他心里一阵不舒服。何首魁为啥老要把这些地痞弄来帮忙，很严肃的法律一下整成了儿戏。镇上人都有看法。他也多次提醒，可叫驴仍是派出所的常客，动不动还扬言“今天要出警”“明天要逮人”的。因为马瘦毛长，也有人叫他猴子，简直是活脱脱一个“沐猴而冠”者。

偏斗摩托和几个树桩上都锈着个。叫驴抄着警棍，把这个戳戳，那个刨刨，嘴里不干不净地骂个不停。见他来，刺啦一笑说：“安干事来了！昨天撒黑金鱼沟丢了一个娃，我们连夜出警，把这几个货抓住了。牙口还都钢得很，何所正亲自提审呢。”

安北斗没有跟他多说，直接进了审讯室。

这是一间简易得再也不能简易的房子，连窗户都没有，只有一张桌子，还有几个硬板凳。灯泡倒是亮得很，直射着一个目光呆滞、面无血色的女人。这女人微胖，熟头发蓬乱，而使圆脸显得更加扁平，有点像没成熟时遭了压挤的倭瓜。

“你不开口我也可以把你关起来，都证明那个娃最近几天你特别关心。昨晚丢失以前，有人看见你还给娃水果糖吃了。我有充分的证据链证明，是你把娃骗出刘罗锅老屋场的。”何首魁倒是没有像平常那样措辞强硬、拍桌子打板凳的，也许是面对着一个有点可怜兮兮的女人吧。

见他进来，老何有点没好气地说：“我正办案呢。”

“你办，你办。”安北斗也觉得有点不妥，就退出来了。

他在审讯室门口站了一会儿，大概是里面能看到他的影子晃来晃去的，何首魁就出来了。

“啥事？”

他觉得在院子说，叫驴能听见：“到你房里汇报吧。”

何首魁就有些不情愿地把他领到自己房里去了。

所长住在全所顶头的一间房里，房中间隔着一个竹笆墙，上面糊满了发黄的旧报纸。墙上贴着一张年画，是一个胖娃娃，怀里抱着一条大鲤鱼。里间支了一张床，还有一个床头柜，上面放了一本金庸的《天龙八部》，早已翻得有皮没毛了。外间也很简单，一张桌子，几个凳子，中间放着一个火盆。火快熄了，看来他有好半天没进过自己房了。

“啥事嘛？”何首魁一边用火钳翻火，一边给嘴里咕嘟了几口煮茶。

“还是温如风的事。”

“又咋了？”

“他看事情没啥动静，这回可能……要进京城告去。”

何首魁咣当撂下火钳说：“让他去么。京城是大家的京城，谁都能去！”

“他是……要去公安部告！”说完，安北斗又有点后悔，这样说岂不是加大了他的恼恨，更不利于破案吗？

何首魁果然是被激恼了：“去，让他快去，端直找部长告去。只要他有本事见到。”

（未完待续）

他的双手倏然收回。“公子累了，歇息一会儿。公子的手好极了，我也好多了。你且坐在床边，我们都歇一下吧。”舒莞屏坐了。他嗅到了浓浓的休息：茉莉的淡香消失了，而是很重的紫苏或大丽花的气味。这气息将整个空间弥漫了。大公双眼微眯，显然刚刚缓释的疼痛还不足以解除窒息般的憋闷，她不得不再次将束缚的衣衫敞开一点。她的手抚在左胸一寸余长的疤痕上。当舒莞屏的目光再次移开，一只柔弱无骨的手抚着他的脑廓：“公子，你就像我的孩子一样啊！”

这只纤手的力量大到难以抵御。他的前额不知怎么触到了温热而柔软的高岭。这一瞬间，他发现了复杂的气息之源：乳部和腋下，还有小腹，正源源不断地蒸腾。它们扩散和汇集，笼罩以至让人无法呼吸。他奋力昂头，像溺水者那样大口吸气。他害怕、恐惧，一遍遍揩拭脸上的汗水。就在此刻，大公伸长那力挽烈马之缰的双臂，一下扣紧了她的颈部。

这手抓紧马鬃，揪扯，用力，让一匹马不再狂跑。他拼尽最后一丝力气，断断续续呼道：

“大公，让我像仰望圣女贞德那样爱您、敬您；还有惧怕；深爱 and 惧怕；永远地跟随！”

勒紧的手臂突然松弛了。她在仰视，睫毛间渗出泪水：“你爱的是圣女贞德，那个画中女人！”

大公歪到一边。舒莞屏不敢凝视。她的眼睛缓缓移来，问：“我一直在等那个人，等吴院公。告诉我，这个男人会来吗？”“院公不会来了。”“是啊，吴院公自己知道，所以他就把你送给了我！公子啊，你既然代他而来，又为何近前止步？这世上，真有什么不伦之恋，真有那么多惧怕？来吧孩子，你要